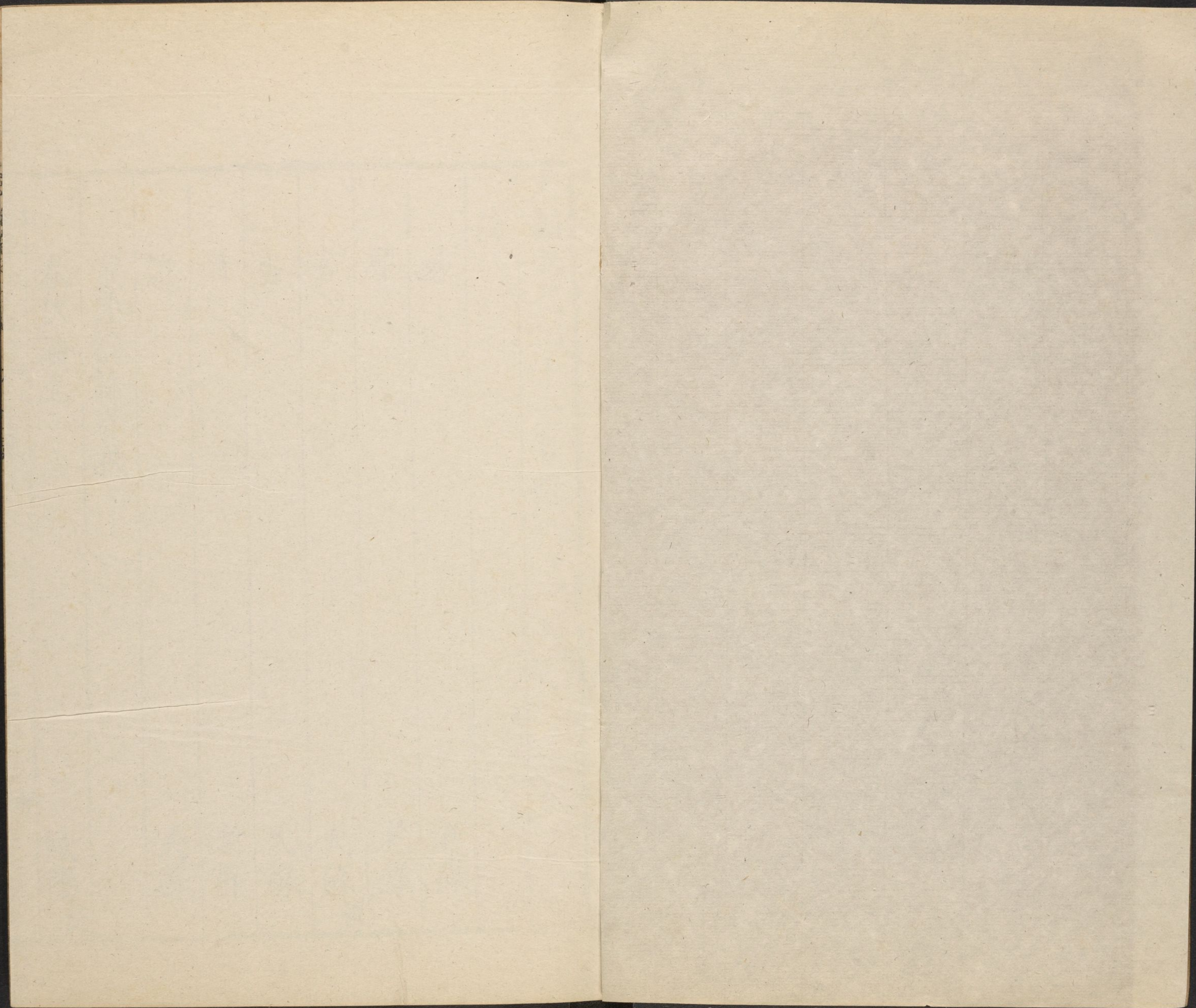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174



文編卷之二十七目錄

論

易

老蘇

書

老蘇

書

大蘇

書

大蘇

詩

老蘇

詩

大蘇

董仲舒論春秋

春秋論上

歐陽脩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春秋論中

歐

春秋論下

歐

春秋

老蘇

春秋

大蘇

禮

老蘇

禮

大蘇

樂

老蘇

中庸上

大蘇

中庸中

大蘇

中庸下

大蘇

史中

老蘇

本政

韓愈

本論上

歐

本論下

歐

閔習

王安石

太古

王

文編卷之二十七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昂 子行 校刊

易 老蘇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  
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  
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  
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  
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文編卷之二十七

文編卷之二十七

黃釜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  
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  
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爲之明也○說散只用兩句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襲襲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  
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亏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  
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爲陰或爲陽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  
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  
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  
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  
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書

老蘇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  
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  
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  
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  
欲使之復如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  
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  
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  
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借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

大蘇

惜事反題發明反說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

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

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

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

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

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

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

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

第二層暗入

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  
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讀而疑  
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  
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旣終而無紛紜異同之論  
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  
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  
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  
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  
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  
其天下第二層暗入旣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

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  
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  
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  
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  
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  
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  
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  
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  
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  
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

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  
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  
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  
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  
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  
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  
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  
所爲不同也哉

詩

老蘇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  
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嗚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  
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疆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及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詩

大蘇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之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

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也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一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

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元其志之無不通矣夫  
聖人之爲詩以爲其終要入以仁義而不責其一言  
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楊之水白  
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  
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  
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  
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

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  
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  
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  
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  
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  
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  
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其興若夫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  
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  
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

夫詩之意度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直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以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知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

長於變化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鳥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迴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春秋論上

歐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說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考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



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  
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  
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  
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  
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  
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  
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  
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  
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  
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

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  
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  
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  
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一說也予  
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  
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  
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  
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  
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  
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

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  
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  
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歐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  
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  
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  
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何如而別白  
之宜何如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  
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  
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  
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

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若者幾何惟  
不有其名有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  
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  
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  
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  
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  
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雖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  
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  
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  
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  
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  
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  
其假

春秋論下

歐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

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

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八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人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  
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  
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  
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  
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  
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  
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  
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

老蘇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

文編卷之二十七 八論 六  
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  
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  
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  
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  
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  
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  
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  
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  
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

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  
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  
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  
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  
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  
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  
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  
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  
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  
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



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  
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  
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  
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  
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  
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  
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春秋

大蘇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  
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

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  
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  
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  
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  
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  
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  
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  
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  
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  
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

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  
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  
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  
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  
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厲不樂之意  
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  
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  
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然而  
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

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淺此其大凡  
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燕仲孫來於季友之歸  
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  
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  
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  
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  
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  
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  
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何足以爲怒  
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

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禮

先說一遍覆說一遍

老蘇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右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  
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  
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  
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  
求齒於聖人雖說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  
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  
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  
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  
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  
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

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  
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  
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  
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  
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  
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為薪而猶且忘之彼  
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  
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  
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  
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

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

大蘇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

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

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  
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  
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  
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  
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  
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  
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異悞而不決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  
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  
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

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  
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  
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  
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  
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  
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  
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  
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  
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  
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

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樂

老蘇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

提綱

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

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  
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鳩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  
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  
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  
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  
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

以折天下之口此吾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  
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  
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  
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  
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  
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  
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曰日者曰風者  
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人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中庸上

大蘇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斷的蓋嘗試論之夫中

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

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而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迺周觀禮問於老聃師

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一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有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大蘇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疆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噐之為便而祭噐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衮冕之

只提事論破

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疆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疆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  
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  
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  
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  
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不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  
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  
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  
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  
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  
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大蘇

數段貫穿作一篇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

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

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

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

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

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

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

而會於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

至於此而猶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

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

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

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

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

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

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

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愿也一鄉皆稱愿人焉

無所往而不爲愿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

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史中

老蘇

論史法甚當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文以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門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  
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  
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  
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  
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  
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  
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  
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

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日止號謚  
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精而實名之豈以  
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  
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  
侯而加之異姓之例可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僞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  
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  
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以人矣則其防僭  
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  
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  
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  
焉者以是夫

本政

韓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  
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  
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  
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



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  
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  
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  
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  
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  
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  
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  
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  
庶矣乎

本論上

歐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後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曰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役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

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  
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  
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  
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  
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  
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  
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

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下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且禮義之及已夫姦民  
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  
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  
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  
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  
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直架 本論下

歐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孰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鄆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  
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  
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  
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爰天必曰火其書而廬其  
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  
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立衣若此之類並侵於中  
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

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  
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  
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  
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  
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  
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  
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  
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  
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  
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

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此段是言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

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此篇文勢似覺太緩

閔習

王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  
文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  
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  
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  
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  
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  
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

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論奇 太古

王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  
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多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  
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  
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  
蕩然後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  
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  
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於太古之不可  
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

文編卷之二十七  
八論  
四三  
一  
我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臨川諸論語體皆方而少圓若蘇氏兄弟則圓之至也

文編卷之二十七終



